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四十四

錢塘程川撰

書四

虞書二

舜典自虞舜側微至乃命以位一本無之直自堯典帝曰欽哉而下接起愼徽五典所謂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也之徳難曉書傳中亦無言之者今人避諱多

以玄為元也其他如玄黄之玄本黑色若云元黄是子畏於康之類也舊來頒降避諱多以玄為真字如玄冥作真冥玄武作真武伯豐問旣諱黄帝名又諱聖祖名如何曰舊以聖祖為人皇中之一黄帝自是天降而生非少典之子其說虛誕蓋難憑信也

萬人傑録

舜典

問舜不惟德盛又且才高嗣位未幾如齊七政覲四岳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肇十二州封十二山及四

罪而天下服一齊做了其功用神速如此曰聖人作處自别故書稱三載底可績

廖德明録

舜典

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細分是八字合而言之却只是四事濬是明之發處哲則見於事也文是文章明是明著易中多言文明允是就事上說塞是其中實處

輔廣録

舜典

濬哲文明温恭允塞是八德愼徽五典是使之掌載納

于百揆是使之宅百揆賓于四門是使之為行人之官納大麓恐是為山虞之官曰若為山虞則其職盖卑且合從史記說使之入山雖遇風雨弗迷其道也

萬人傑錄

舜典

納于大麓當以史記為據謂如治水之類弗迷謂舜不迷於風雨也若主祭之說某不敢信且雷雨在天如何解迷仍是舜在主祭而乃有風雷之變豈得為好

黄義剛錄

舜典

烈風雷雨弗迷只當如太史公說若從主祭說則弗迷二字說不得弗迷乃指人而言也

輔廣錄

舜典

堯命舜曰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則是不居其位也其曰受終于文祖則是攝行其事也故舜之攝不居其位不稱其號只是攝行其職事爾到得後來舜遜于禹不復言位止曰總朕師爾其曰汝終陟元后則今不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者但率百官如舜

之初爾

輔廣錄

舜典

舜居攝時不知稱號謂何觀受終受命則是已將天下

分付他了

輔廣錄

舜典

堯舜之廟雖不可考然以義理推之堯之廟當立於丹

朱之國所謂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蓋神不歆非類

民不祀非族故禮記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嚳祖顓頊

而宗堯伊川以為可疑

李方子錄

舜典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注謂察天文審己當天心否未必然只是從新整理起此是最當先理會者故從此理會去

輔廣錄

舜典

類只是祭天之名其義則不可曉與所謂旅上帝同皆不可曉然決非是常祭

舜典

問六宗曰古注說得自好鄭氏宗讀為禜即祭法中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禋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羣神次序皆順問五峰取張髦昭穆之說如何曰非唯用改易經文兼之古者昭穆不盡稱宗唯祖有功宗有德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西漢之廟唯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唐廟乃盡稱宗此不可以為據

吳雉錄

舜典

汪季良問望禋之説曰注以至于岱宗柴為句某謂當以柴望秩于山川為一句

楊道夫錄

舜典

問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恐只是王畿之諸侯輯斂瑞玉是命圭合信如點檢牌印之屬如何曰不當指殺王畿如顧命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西方諸侯不數日間諸侯皆至如此之速

舜典

協時月正日只是去合同其時日月爾非謂作歷也每遇巡狩凡事理會一遍如文字之類

舜典

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舊說皆云如五器謂即是諸侯五玉之器初旣輯之至此禮旣畢乃復還之看來似不如此恐書之文顛倒了五器五禮之器也五禮者乃吉凶軍賓嘉

之五禮凶禮之器即是衰絰之類軍禮之器即是兵戈之類吉禮之器即是簠簋之類如者亦同之義言有以同之使天下禮器皆歸於一其文當作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言諸侯既朝之後方始同其律度量衡修其五禮如其五器其事既卒而乃復還也

林子蒙録未詳所聞年歲餞後録十七卷中

洪範

問修五禮吳才老以為只是五典之禮唐虞時未有吉凶軍賓嘉之名至周時方有之然否曰不然五禮只是吉凶軍賓嘉如何見得唐虞時無此因說舜典此段疑有錯簡當云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如者齊一之義卒乃復者事畢復歸也非謂復歸京師只是事畢還歸故亦曰復前說班瑞于羣后則是還之也此二句本横渠説

董銖録

舜典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乃倒文當云肆覲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器謂五禮之器也如周禮大行人十一年同數器之謂如即同也卒乃復言事畢則回之南岳去也又曰旣見東后必先有贄見了然後與他整齊這許多事一遍

輔廣録

舜典

問贄用生物恐有飛走曰以物束縛之故不至飛走

黄義剛録

舜典

卒乃復是事畢而歸非是以贄為復也

黄義剛録

舜典

汪季良問五載一廵狩還是一年遍歴四方還是止於一方曰恐亦不能徧問卒乃復曰説者多以為如五器輯五瑞而卒復以還之某恐不然只是事卒則還

復爾曾可幾問古之廵狩不至如後世之千騎萬乘

否曰今以左氏觀之如所謂國君以乘卿以旅國君則以千五百人衛正卿則以五百人從則天子亦可見矣可幾曰春秋之世與葄茨土堦之時莫不同否曰也不然如黄帝以師為衛則天子衛從亦不應大叚寡弱也

楊道夫錄

舜典

或問舜之廵狩是一年中遍四岳否曰觀其末後載歸格于藝祖用特一句則是一年遍廵四岳夫問四岳

惟衡山最遠先儒以為非今之衡山别自有衡山不知在甚處曰恐在嵩山之南若如此則四岳相去甚近矣然古之天子一歲不能遍　四岳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亦可周禮有此禮

輔廣錄

舜典

董銖錄云唐虞時以灊山為南岳五岳亦近非是一年只在一處

五載一廵狩此是立法如此若一歲間行一遍則去一方近處會一方之諸侯如周禮所謂十有二歲廵狩

殷國殷國即是會一方之諸侯使來朝也又云巡狩亦非是舜時創立此制蓋亦循襲將來故黄帝紀亦云披山通道未嘗寧居

輔廣錄

舜典

舜巡狩恐不解一年週遍得四岳皆至遠也

包揚錄

舜典

巡狩只是去回禮一番

黄義剛錄

舜典

肇十有二州冀州堯所都北去地已狹若又分而為幽并二州則三州疆界極不多了青州分為營州亦然

葉氏曰分冀州西為并州北為幽州青州又在帝都之東分其東北為營州

輔廣録

舜典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象者象其人所犯之罪而加之以所犯之刑典常也即墨劓剕宫大辟之常刑也象以典刑此一句乃五句

之綱領諸刑之總括猶今之刑皆結於笞杖徒流絞斬也凡人所犯罪名不同而為刑固亦不一然皆不出此五者之刑但象其罪而以此刑加之所犯合墨則加以墨刑所犯合劓則加以劓刑剕宫大辟皆然猶今人之法傷人者償創折人手者亦折其手傷人目者亦傷其目之類流宥五刑者其人所犯合此五刑而情輕可恕或因過誤則全其肌體不如刀鋸但流以宥之屏之遠方不與民齒如五流有宅五宅三

居之類是也鞭作官刑者此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撻吏人蓋自有一項刑專以治官府之胥吏如周禮治胥吏鞭五百鞭三百之類朴作教刑此一項學官之刑猶今之學舍榎楚如習射習藝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凡教人之事有不率者則用此刑朴之如侯明撻記之類是也金作贖刑謂鞭朴二刑之可恕者則許用金以贖其罪如此解釋則五句之義豈不粲然明白象以典刑之輕者有流以宥之鞭朴之

刑之輕者有金以贖之流宥所以寬五刑贖刑所以寬鞭朴聖人斟酌損益低昂輕重莫不合天理人心之自然而無毫釐杪忽之差所謂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如何說聖人專意只在教化刑非所急聖人固以教化為急若有犯者須以此刑治之豈得置而不用問贖刑非古法曰然贖刑起周穆王古之所謂贖刑者贖鞭朴耳夫既已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則有財者皆可以殺人傷人而無辜

被害者何其大不幸也且殺之者安然居乎鄉里彼孝子順孫之欲報其親者豈肯安於此乎所以屏之四裔流之遠方彼此兩全之也

沈僩錄

舜典

問象以典刑如何為象曰此言正法象如懸象魏之象或謂畫為五刑之狀亦可此段舜典載得極好有條理又輕重平實象以典刑謂正法蓋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宫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流宥五刑為流

法以宥犯此肉刑之正法者蓋其為惡害及乎人故雖不用正法亦必須遷移于外鞭作官刑朴作教刑此二者若可憫則又為贖刑以贖之蓋鞭朴是罪之小者故特為贖法俾聽贖而不及於犯正法者蓋流以宥五刑贖以宥鞭朴如此乃平正精詳眞舜之法也至穆王一例令出金以贖便不是不成殺人者亦止令出金而免故蕭望之贖刑議有云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其說極當大率

聖人作事一看義理當然不為苟且姑息也

董銖錄

舜典

問五刑吳才老亦說是五典之刑如所謂不孝之刑不悌之刑曰此是亂說凡人有罪合用五刑如何不用荀子有一篇專論此意說得甚好荀子固有不好處然此篇卻說得儘好

董銖錄

舜典

五流所以寬五刑贖刑又所以寬鞭朴之刑石林說亦

曾入思量鄭氏說則據他意胡說將去爾

輔廣錄

舜典

或問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曰多有人解書做寛恤之恤某之意不然若做寛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復續乃矜恤之恤耳

郭友仁錄字德元山陽人戊午所聞

先生六十九歲池錄四十二卷中

舜典

放驩兜于崇山或云在今澧州慈利縣

黄義剛錄

舜典

殛鯀于羽山想是偶然在彼而殛之程子謂時適在彼是也若曰罪之彰著或害功敗事於彼則未可知也

大抵此等隔涉遥遠又無証據只説得箇大綱如此便了不必説殺了才説殺便受折難

輔廣錄

舜典

四凶只緣堯舉舜而遜之位故不服而抵于罪在堯時

則其罪未彰又他畢竟是箇世家大族又未有過惡

故動他未得

輔廣錄

舜典

流放竄殛不是死刑殛伊川言亦不是死

吳振錄

舜典

堯崩百姓如喪考妣此是本分四海遏密八音以禮論

之則為過為天子服三年之喪只是畿内諸侯之國

則不然為君為父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

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為君大夫以諸侯為君諸侯以天子為君各為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卻為天子服齊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通於君得奏事者各有其長杖其下者不杖可知文蔚問後世不封建諸侯天下一統百姓當為天子何服曰三月天下服地雖有遠近聞喪雖有先後然亦不過三月

陳文蔚錄

舜典

問明四目達四聰是達天下之聰明否曰固是曰孔安國言廣視聽於四方如何曰亦是以天下之目為目以天下之耳為耳之意

萬人傑錄

舜典

柔遠能邇柔遠却說得輕能邇是奈何得他使之帖服之意三就只當從古注五宅三居宅只訓居

萬人傑錄

舜典

惇德允元只是說自己德使之厚其德信其仁難字只

作平聲任如字難任人言不可輕易任用人也

輔廣錄

舜典

問亮采惠疇曰疇類也與儔同惠疇順衆也疇咨若予采舉其類而咨詢也

萬人傑錄

舜典

禹以司空行宰相事汝平水土則是司空之職惟時懋哉則又勉以行百揆之事

輔廣錄

舜典

禹以司空宅百揆猶周以六卿兼三公今以戸部侍郎兼平章事模樣

黄義剛録

舜典

問堯德化如此久何故至舜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曰也只是怕恁地又問蠻夷猾夏是有苗否曰也不專指此但此官為此而設

黄義剛録

舜典

敬敷五教在寛聖賢於事無不敬而此又其大者故特

以敬言之在寛是欲其優游浸漬以漸而入也

林夔孫録

舜典

五服三就若大辟則就市宫刑則如漢時就蠶室其墨劓剕三刑度亦必有一所在刑之旣非死刑則傷人之肌體不可不擇一深密之所但不至如蠶室爾

輔廣録

舜典

五刑三就用三刑就三處故大辟弃於市宫刑下蠶室其他底刑也是就箇隱風處不然牽去當風處割了

耳鼻豈不割殺了他

林夔孫録

舜典

問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曰五刑各有流法然亦分作三項如居四海之外九州之内或近甸皆以輕重為差五服三就是作三處就刑如斬人於市腐則下蠶室劓刖就僻處蓋劓刖若當風處必致殺人聖人旣全其生不忍如此

董銖録

舜典

孟子説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使之除去障翳驅逐禽獸耳未必使之為虞官也至舜命作虞然後使之養育其草木禽獸耳

輔廣錄　舜典

問命伯夷典禮而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也曰禮是見成制度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乃所以行其禮也今太常有直清堂

萬人傑錄　舜典

問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曰人能敬則内自直内直則看得那禮文分明不糊塗也

輔廣錄

舜典

惟寅故直惟直故清

黄義剛錄

舜典

古者教人多以樂如舜命夔之類蓋終日以聲音養其情性亦須理會得樂方能聽

滕璘錄字德粹新安人辛亥所聞

先生六十二歲饒錄十七卷中

古人以樂教冑子緣平和中正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古人詩只一兩句歌便衍得來長聲是宮商角徵羽是聲依所歌而發却用律以和之如黄鍾為宮則大簇為羽之類不可亂其倫序也

湯泳錄

舜典

直而温只是説所教冑子要得如此若説做教者事則

於教冑子上都無益了

輔廣録

舜典

或問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令人却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語言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却是永依聲也古人是以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與起得人

曾祖道錄

舜典

聲依永律和聲以五聲依永以律和聲之高下

甘節錄

舜典

聲依永律和聲此皆有自然之調沈存中以為臣與民不要大事與物大不妨若合得自然二者亦自大不得

鄭可學錄

舜典

聲只有五并二變聲律只有十二已上推不去聲依永

律和聲

黄㽦錄

舜典

塈只訓疾較好

輔廣錄

舜典

殄行是傷人之行書曰亦敢殄戮用乂民殄殲乃讎皆

傷殘之義

輔廣錄

舜典

納言似今中書門下省

黄義剛錄

舜典

問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曰納言之官如今之門下審覆自外而進入者既審之自内而宣出者亦審之恐讒說殄行之震驚朕師也

萬人傑錄

舜典

稷契臯陶夔龍這五官秀才底官所以教它掌教掌刑掌禮樂都是那秀才做底事如那垂與益之類便皆是箇麄畣底聖賢所以只教它治虞治工之屬便是

它只會做這般事

黃義剛錄

舜典

舜生三十徵庸數語只依古注點似好

輔廣錄

舜典

朱子五經語類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朱子五經語類卷四十五至四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埴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胡敏

謄録監生臣李汝誠

朱子五經語類卷四十五

錢塘程川撰

書五

虞書三

自后克艱厥后至四夷來王只是一時說話後面則不可知

輔廣錄

大禹謨

儆戒無虞至從己之欲聖賢言語自有箇血脈貫在裏如此一段他先說儆戒無虞葢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自其未有可虞之時必儆必戒能如此則不至失法度遊于逸淫于樂矣若無箇儆戒底心欲不至于失法度不遊逸不淫樂不可得也既能如此然後可以知得賢者邪者正者謀可疑者無可疑者若是自家身心顛倒便會以不賢為賢以邪為正所當疑者亦不知矣何以任之去之勿成之哉葢此三句便是從

上面有三句了方會恁地又如此然後能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蓋於賢否邪正疑審有所未明則何者為道何者為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者非百姓之所欲哉

林夔孫錄

大禹謨

當無虞時須是儆戒所儆戒者何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人當無虞時易至于失法度遊逸淫樂故當戒其如此既知戒此則當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

謀勿成如此方能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黄義剛錄

大禹謨

問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是正民之德否曰固是水如隄防灌溉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火内火禁焚萊之類木如斧斤以時之類艮久云古人設官掌此六府葢為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世之民用財無節也戒之用休言戒諭以休

美之事勸之以九歌感動之意但不知所謂九歌者如何周官有九德之歌大抵禹只說綱目其詳不可攷矣

萬人傑錄
大禹謨

地平天成是包得下面六府三事在

黃義剛錄
大禹謨

劉潛夫問六府三事林少頴云六府本乎天三事行乎人吳才老說上是施下是功未知孰是曰林說是又

問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并九歌曰正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之意九歌只是九功之叙可歌想那時田野自有此歌今不可得見

葉賀孫録
大禹謨

念兹在兹釋兹在兹用捨皆在於此人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語默皆在此人名言則名言之允出則誠實之所發見者也

萬人傑録
大禹謨

法家者流往往常患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恥為法官更相循襲以寛大為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雖舜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督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今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衆雖曰仁之適以害之

楊道夫錄

大禹謨

聖人亦不曾徒用刑政到德禮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曾不用刑政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存心期於無而刑初非可廢又曰欽哉惟刑之恤哉只是說恤刑

葉賀孫錄

大禹謨

罪疑惟輕豈有不疑而强欲輕之之理乎王季海當國好出人死罪以積陰德至於奴與佃客殺主亦不至死

萬人傑錄

大禹謨

輔廣錄云豈有此理某嘗謂雖堯舜之仁亦只是罪疑惟輕而已

舜禹相傳只是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就這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中討一箇物事來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天便是這箇道理這箇道理便在日用間存養是要養這許多道理在中間這裏正好着力

徐寓錄字居父永嘉人庚戌以後所聞先生六十一歲沚錄二十卷二十一卷饒錄二十六卷中

大禹謨

心只是一箇心只是分别兩邊說人心便成一邊道心便成一邊精是辨之明一是守之固既能辨之明又能守之固斯得其中矣這中是無過不及之中

葉賀孫錄

大禹謨

錄中心只是一箇心黄卓錄云人心道心元來只是一箇錄中一是守之固黄卓錄云一是守之專

人心者氣質之心也可為善可為不善道心者兼得理在裏面惟精是無雜惟一是終始不變乃能允執厥

中

甘節錄

大禹謨

人心是知覺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底未是不好只是危若便說做人欲則屬惡了何用說危道心是知覺義理底惟微是微妙亦是微隱惟精是要别得不雜惟一是要守得不離惟精惟一所以能允執

厥中

楊至錄字至之泉川人癸丑甲寅所聞先生六十四歲六十五歲饒錄二十八卷饒後錄二十五卷中

大禹謨

問微是微妙難體危是危動難安否曰不止是危動難安大凡狗人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此忽然在彼又忽然在四方萬里之外莊子所謂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凡茍免者皆幸也動不動便是墮坑落塹危孰甚焉文蔚曰徐子融嘗有一詩末句云精一危微共一心文蔚答之曰固知妙旨存精一須别人心與道心曰他底未是但只是答他底亦慢下一句救得少

緊當云須知妙音存精一正為人心與道心又問精一曰精是精别此二者一是守之固如顔子擇中庸處便是精得一善拳拳服膺弗失處便是一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語甚好

陳文蔚錄

大禹謨

符舜功問學者當先防人欲正如未上船先作下水計不如只於天理上做工夫人欲自消曰堯舜説便不如此只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渠只於兩者交界處

理會堯舜時未有文字其相授受口訣只如此方伯謨云人心道心伊川說天理人欲便是曰固是但此不是有兩物如兩箇石頭樣相挨相打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天理狥情欲底是人欲正當於其分界處理會五峯云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說得最好及至理會了精底一底只是一箇人又曰執中是無執之執如云以堯舜之道要湯何曾要來

滕璘錄

大禹謨

舜功問人多要去人欲不若於天理上理會理會得天理人欲自退曰堯舜說不如此天理人欲是交界處不是兩箇人心不成都流只是占得多道心不成十全亦是占得多須是在天理則存天理在人欲則去人欲嘗愛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此語甚好舜功云陸子靜說人心混混未別曰此說亦不妨大抵人心道心只是交界不是兩箇物觀下文惟精惟一可見德粹問既曰精一何必云執中曰允字有道

理惟精一則信乎其能執中也因舉子靜說話多反

伊川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解云惟其深喻是

以篤好渠却云好而後喻此語亦無害終不如伊川

通考云伊川云敬則無己可克曰孔門只有箇顔子

孔子且使之克己如何便會不克此語意味長

鄭可學録

大禹謨

問曾看無垢文字否某說亦曾看問如何某說如他說

動心忍性學者當驚惕其心抑遏其性如說惟精惟

一精者深入而不已一者專致而不二曰深入之說
却未是深入從何處去公且說人心道心如何某說
道心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所謂寂然不動者也大
心者喜怒哀樂已發之時所謂感而遂通者也人當
精審專一無過不及則中矣曰恁地則人心道心不
明白人心者人欲也危者危殆也道心者天理也微
者精微也物物上有箇天理人欲因指書几云如墨
上亦有箇天理人欲硯上也有箇天理人欲分明與

他劈做兩片自然分曉堯舜禹所傳心法只此四句

竇從周錄字文卿丹陽人丙午以後所聞先生五十七歲池錄十四卷中

大禹謨

林恭甫說允執厥中未明先生曰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允信也是真箇執得堯當時告舜時只說這一句後來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是舜說得又較仔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說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須

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告舜只說一句是時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執中處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雖是隨它所問說得不同然却只是一箇道理如屋相似進來處雖不同入到裏面只是共這屋大槩此篇所載便是堯舜禹湯文武相

傳治天下之大法雖其纖悉不止此然大要卻不出此大要卻於此可見次日恭甫又問道心只是仁義禮智否曰人心便是饑而思食寒而思衣底心饑而思食後思量當食與不當食寒而思衣後思量當著與不當著這便是道心聖人時那人心也不能無但聖人是常合著那道心不教人心勝了道心道心便只是要安頓教是莫隨那人心去這兩者也須些細辨别所以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這箇便須是常常

戒謹恐懼精去揀擇若揀得不精又便只是人心大緊這兩句只是箇公與私只是一箇天理一箇人欲那惟精便是要揀教精惟一便是要常守得恁地令人固有其初揀得精後來被物欲引從人心去所以貴於惟一這惟精惟一便是舜教禹做工夫處它當時傳一箇大物事與它更無它說只有這四句且如仁者先難而後獲那先難便是道心後獲便是人心又如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說仁義時

那不遺親而後君自在裏面了若是先去計較那不遺親不後君便是人心便不是天理之公義剛問惟精惟一也是就心上説否曰也便是就事説不成是心裏如此臨事又别是箇道理有這箇心便有這箇事因有這箇事後方生這箇心那有一事不是心裏做出來底如口説話便是心裏要説如紾兄之臂你心裏若思量道不是時定是不肯為

黄義剛録

大禹謨

賓初見先生先生問前此所見如何對以欲察見私心云云因舉張無垢人心道心解云精者深入而不已一者專志而無二亦是有力曰人心道心且要分别得界限分明彼所謂深入者若不察見將入從何處去賓曰人心者喜怒哀樂之已發未發者道心也曰然則已發者不謂之道心乎賓曰了翁言人心即道心道心即人心曰然則人心何以謂之危道心何以謂之微賓曰未發隱於内故微發不中節故危是以

聖人欲其精一求合夫中曰不然程子曰人心人欲也道心天理也此處舉語錄前段所謂人心者是氣血和合做成先生以手指身嗜欲之類皆從此出故危道心是本來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聖人以此二者對待而言正欲其察之精而守之一也察之精則兩箇界限分明專一守着一箇道心不令人欲得以干犯譬如一物判作兩片便知得一箇好一箇惡堯舜所以授受之妙不過如此

廖德明録

大禹謨

程子曰人心人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惟精以致之惟一以守之如此方能執中此言盡之矣惟精者精審之而勿雜也惟一者有首有尾專一也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經中此意極多所謂擇善而固執之擇善即惟精也固執即惟一也又如博學之審問之　思之明辨之皆惟精也篤行又是惟一也又如明善是惟精

也誠之便是惟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學只是學此道理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

張洽錄字元德青江人丁未癸丑所聞先生五十八歲六十四歲附池錄後

大禹謨

道心是知覺得道理底人心是知覺得聲色臭味底人心不全是不好若人心是全不好底不應只下箇危字蓋為人心易得走從惡處去所以下箇危字若全

不好則是都倒了何止於危危是危殆道心惟微是微妙亦是微昧若說道心天理人心人欲却是有兩箇心人只有一箇心但知覺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覺得聲色臭味底是人心不爭得多人心人欲也此語有病雖上智不能無此豈可謂全不是陸子靜亦以此語人非有兩箇心道心人心本只是一箇物事但所知覺不同惟精惟一是兩截工夫精是辨别得這箇物事一是辨别了又須固守他若不辨别得時更

固守箇甚麼若辨别得了又不固守則不長遠惟能如此所以能合於中道又曰惟精惟一猶擇善而固執之

蕭佐錄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後錄十九卷中

大禹謨

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饑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但聖人於此擇之也精守得徹

頭徹尾問如何是惟微曰是道心畧瞥見些子便失了底意思惟危是人心既從形骸上發出來易得流於惡

龔蓋卿錄字夢錫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池錄二十九卷中

大禹謨

或問人心道心之别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則危而易陷道心則微而難著微亦微妙之義

林學蒙錄 大禹謨

舜功問人心惟危曰人心亦不是全不好底故不言凶咎只言危蓋從形體上去泛泛無定向或是或非不可知故言其危故聖人不以人心為主而以道心為主蓋人心倚靠不得人心如船道心如柁任船之所在無所向若執定柁則去住在我

滕璘錄 大禹謨

問人心惟危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曰人

欲也未便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又問聖人亦有人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又問此聖字尋常只作通明字看說得輕曰畢竟是聖而罔念便狂

董銖錄

大禹謨

錄中謂之危者云云李方子錄云危者欲陷而未陷之辭子靜說得是錄中聖人全是道心主宰句潘時

㝨錄云聖人
純是道心

道心人心之理

甘節錄
大禹謨

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

章伯羽錄
大禹謨

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惟
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近之

楊驤錄字子昂建寧人已酉甲寅所聞先生六十歲
六十一歲六十二歲六十三歲六十四歲六十五歲

饒録十三卷

十四卷中

大禹謨

問人心道心曰飲食人心也非其道非其義萬鍾不取道心也若是道心為主則人心聽命於道心耳

林夔孫録

大禹謨

饑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在道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為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

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上

不知何氏錄

大禹謨

呂德明問人心道心曰且如人知饑渴寒煖此人心也惻隱羞惡道心也只是一箇心却有兩樣須將道心去用那人心方得且如人知饑之可食而不知當食與不當食知寒之欲衣而不知當衣與不當衣此其所以危也

黄義剛錄

大禹謨

人心亦只是一箇知覺從饑食渴飲便是人心知覺從君臣父子處便是道心微是微妙亦是微晦又曰形骸上起底見識便是人心義理上起底見識便是道心心則一也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惟聖人便辨之精守得徹頭徹尾學者則須是擇善而固執之

李方子錄

大禹謨

錄中形骸上起底見識或錄云從形體上生出來底見識義理上起底見識或錄云就道理上生出來底

見識

饑食渴飲人心也如是而飲食如是而不飲食道心也喚做人便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道心雖先得之然被人心隔了一重故難見道心如清水之在濁水惟見其濁不見其清故微而難見人心如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道心如言心之官則思故貴先立乎其大者人心只見那邊利害情欲之私道心只見這邊道理之公有道心則人心為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

章伯羽錄

大禹謨

問人心道心曰如喜怒人心也然無故而喜喜至於過而不能禁無故而怒怒至於甚而不能遏是皆為人心所使也須是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乃是道心

問饑食渴飲此人心否曰然須是食其所當食飲其所當飲乃不失所謂道心若飲盜泉之水食嗟來之食則人心勝而道心亡矣問人心可以無否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命焉耳

沈僩錄

大禹謨

林武子問道心是先得人心是形氣所有但地步較闊道心却在形氣中所以人心易得陷了道心也是如此否曰天下之物精細底便難見麄底便易見饑渴寒煖是至麄底雖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較細者言之如利害則禽獸已有不能知者若是義理則愈是難知這只有些子不多所以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所爭也不多

黄義剛錄

大禹謨

問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已發見而人欲亦已萌天理便是道心人欲便是人心曰然

鄭可學錄

大禹謨

問人心道心如飲食男女之欲出於其正即道心矣又如何分别曰這箇畢竟是生於血氣

陳文蔚錄

大禹謨

問人心惟危則當去了人心否曰從道心而不從人心

甘節錄

大禹謨

人心亦未是十分不好底人欲只是饑欲食寒欲衣之心爾如何謂之危既無禮義如何不危

黄士毅錄字子洪未詳所聞年歳蜀類㣲類中

大禹謨

問道心惟微曰義理精微難見且如利害最易見是粗底然鳥獸已有不知之者又曰人心道心只是爭些子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林夔孫錄
大禹謨

既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甘節錄
大禹謨

精是識别得人心道心一是常守得定允執只是箇真知

楊道夫錄
大禹謨

漢卿問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段曰凡事有一半是一

半不是須要精辨其是非惟一者旣辨得是非却要守得徹頭徹尾惟其如此故於應事接物之際頭頭捉著中惟精是致知惟一是力行不可偏廢

李杞錄字良仲平江人甲寅所聞先生六十五歲饒後錄二十一卷中

大禹謨

問精一執中之説曰惟精是精察分明惟一是行處不雜執中是執守不失

余大雅錄

大禹謨

惟精惟一舜告禹所以且說行不似學者而今當理會精也

楊方錄字子直汀州人庚寅所聞先生四十一歲饒後錄一卷中

大禹謨

問惟精惟一曰人心直是危道心直是微且說道心微妙有甚準則直是要擇之精直是要守之一

林賜錄字聞一乙卯以後所聞先生六十六歲饒錄卅二卷中

大禹謨

因論惟精惟一曰虛明安靜乃能精粹而不雜誠篤雄固乃能純一而無間

沈僩錄 大禹謨

問允執厥中曰書傳所載多是說無過不及之中只如中庸之中亦只說無過不及但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一處却說得重也

萬人傑錄 大禹謨

問堯舜禹大聖人也允執厥中執字似亦大段喫力如

何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罔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

萬人傑錄

大禹謨

舞干羽之事想只是置三苗於度外而示以閑暇之意

輔廣錄

大禹謨

問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説者云是形容臯陶之德或以為是臯陶之言曰下文説謹厥身脩思永是允迪厥德意庶明勵翼是謨明弼諧意恐不是形容臯陶底

語問然則此三句是就人君身上說否曰是就人主身上說謨是人主謀謨弼是人臣輔翼與之和合如同寅協恭之意

董銖錄　臯陶謨

庶明勵翼庶明是衆賢樣言賴衆明者勉勵輔翼

黄義剛錄　臯陶謨

問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曰此亦難曉若且據文勢解之當云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言其人

之有德當以事實言之古注謂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為驗是也

萬人傑錄

臯陶謨

臯陶九德只是好底氣質然須兩件凑合將來方成一德凡十八種

吳必大錄

臯陶謨

九德分得細密

李閎祖錄

臯陶謨

或問聖賢教人如克己復禮等語多只是教人克去私欲不見有教人變化氣質處如何曰寛而栗柔而立剛而無虐這便是教人變化氣質處又曰有人生下來便自少物欲者看來私欲是氣質中一事

黄義剛録

臯陶謨

簡而廉廉者隅也簡者混而不分明也論語集註廉謂稜角峭厲與此混而不分明相發

吳壽昌録字大年邵武人丙午同子浩録先生五十三歲饒録四十三卷中

皐陶謨

天工人其代之天秩天叙天命天討既曰天便自有許多般在其中天人一理只有一箇分不同

楊方錄

皐陶謨

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叙因其叙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天叙便是自然底次序君便教他居君之位臣便教他居臣之位父便教他居父之位子便教他居子之位秩便是那天叙裏面物事

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皆是有這箇敘便是他這箇自然之秩

黄義剛録

臯陶謨

要五禮有庸五典五惇須是同寅協恭和衷要五服五章五刑五用須是政事懋哉懋哉

黄義剛録

臯陶謨

同寅協恭是言君臣政事懋哉懋哉即指上文五禮五

刑之類

黄㽦錄

臯陶謨

同寅協恭是上下一於敬

楊方錄

臯陶謨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若德之大者則賞以服之大者德之小者則賞以服之小者罪之大者則罪以大底刑罪之小者則罪以小底刑盡是天命天討聖人未嘗加一毫私意於其間只是

奉行天法而已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許多典禮都是天叙天秩下了聖人只是因而勑正之因而用出去而已凡其所謂冠婚喪祭之禮與夫典章制度文物禮樂車輿衣服無一件是聖人自做底都是天做下了聖人只是依傍他天理行將去如推箇車子本自轉將去我這裏只是畧扶助之而已

沈僩錄

臯陶謨

問益稷篇禹與臯陶只管自叙其功是如何曰不知是怎生地那䕫前面且做是脫簡後面却又有一段那禹前面時只是說他無可言但予思日孜孜臯陶問他如何他便說也要恁地孜孜却不知後面一段是怎生地良久云他上面也是說那丹朱後故恁地說丹朱緣如此故不得為天子我如此勤苦故有功以此相戒其君教莫如丹朱而如我便是古人直不似今人便要瞻前顧後

黄義剛錄

益稷

張元德問惟幾惟康其弼直東莱解幾作動康作靜如何曰理會不得伯恭說經多巧良久云恐難如此說

問元德尋常看予克厥宅心作存其心否曰然曰若說三有俊心三有宅心曰三有宅三有俊則又當如何此等處皆理會不得解得這一處礙了那一處若逐處自立說解之何書不可通良久云宅者恐是所居之位是已用之賢俊者是未用之賢也元德問孑

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曰亦不可曉漢書在治忽作七始詠七始如七均之類又如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一段上文說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皆不可曉如命龍之辭亦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皆言讒說此須是當時有此制度今不能知又不當杜撰胡說只得置之元德謂侯以明之

撻以記之乃是賞罰曰既是賞罰當别有施設如何只靠射豈有無狀之人纔射得中便為好人乎元德問五言東萊釋作君臣民事物之言曰君臣民事物是五聲所屬如宫亂則荒其君驕宫屬君最大羽屬物最小此是論聲若商放緩便似宫聲尋常琴家最取廣陵操以某觀之其聲最不和平有臣陵其君之意出納五言却恐是審樂知政之類如此作五言說亦頗通又云納言之官如漢侍中今給事中朝廷誥

今先過後省可以對駁元德問孔壁所傳本科斗書孔安國以伏生所傳為隷古定如何曰孔壁所傳平易伏生書多難曉如堯典舜典臯陶謨益稷是伏生所傳有方鳩僝功載采采等語不可曉大禹謨一篇却平易又書中點的如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用寧王遺我大寶龜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與古注點句不同又舊讀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作一句今觀古記欵識中多云俊在位則當於壽字絶句矣又

問盤庚如何曰不可曉如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全無意義又當時遷都更不明說遷之為利不遷之為害如中篇又說神說鬼若使如今誥令如此好一塲大鶻突尋常讀尚書讀了太甲伊訓咸有一德便着輓過盤庚却看說命然高宗肜日亦自難看要之讀尚書可通則通不可通姑置之

萬人傑錄

益稷

止守也惟幾當審萬事之幾惟康求箇安穩處弼直以直道輔之應之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

甘節錄　益稷

義剛㸃尚書作會作一句先生曰公㸃得是

黃義剛錄　益稷

明庶以功恐庶字誤只是試字

輔廣錄　益稷

苗頑弗即工此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人夫不動也後

方征之既格而服則治其前日之罪而竄之竄之而後分北之今說者謂苗既格而又叛恐無此事又曰三苗想只是如今之溪洞相似溪洞有數種一種謂之猫未必非三苗之後也史中說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今湖北江西之界其地亦甚闊矣

輔廣錄

益稷

朱子五經語類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五經語類卷四十六

錢塘程川撰

書六

夏書

禹貢集義今當分解如兾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當分作三段逐段下注地名漢為甚郡縣唐為甚郡縣今為甚郡縣下文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懐底績至于

衡漳當為一段厥土白壤云云又為一段碣石云云又為一段方得仔細且先分細段解了有解得成片者方成片寫於後黑水弱水諸處皆須細分不可作大段寫

不知何氏錄

禹貢

問禹貢地理曰禹貢過字有三義有山過水過人過如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只是禹過此處去也若曰山過水過便不通

潘時舉錄

禹貢

禹治水乃是自下而上了又自上而下後人以為自上而下此大不然不先從下泄水却先從上理會下水泄未得下當愈甚是載治水如此

不知何氏錄

禹貢

禹貢一書所記地理治水曲折多不甚可曉竊意當時治水事畢却總作此一書故自兾州王都始如今人方量畢總作一門單耳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

畎澮距川一篇禹貢不過此數語極好細看今人說禹治水始於壺口鑿龍門某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下龍門恐這石仍舊壅塞又下面水未有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葢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歸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方可下手九川盡通則導河之功已及八分故某嘗謂禹治水必當始于碣石九

河蓋河患惟兖為甚兖州是河曲處其曲處兩岸無山皆是平地所以潰決常必在此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工尤難孟子亦云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蓋皆自下流疏殺其勢耳若鯀則只是築堙之所以九載而功弗成也

董銖錄

禹貢

禹當時治水也只理會河患餘處亦不大段用功夫河水之行不得其所故汎濫浸及他處觀禹用功初只

在兾以及兖青徐雍却不甚來東南積石龍門所謂
作十三載乃同者正在此處龍門至今横石斷流水
自上而下其勢極可畏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
甚泄故一泒西滚入關陜一泒東滚徃河東故此為
患最甚禹自積石至龍門着工夫最多又其上散從
西域去徃徃亦不甚為患行河東者多流黄泥地中
故只管推洗泥汁只管凝滯淤塞故道漸狹直上流
下來纔急故道不泄便致横湍他處先朝亦多造鐵

為治河器竟亦何濟或問齊威塞九河以富國事果然否曰當時葵邱之會申五禁且曰無曲防是令人不得私自防遏水流他終不成自去塞了最利害處便是這般說話亦難憑問河患何為至漢方甚曰史記表中亦自有河決之文禹只是理河水餘處亦因河溢有些患看治江不見甚用力書載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若中間便用工夫如何載得恁畧

又云禹治水先就土低處用工

葉賀孫錄

禹貢

禹治水大率多是用工於河治梁及岐是鑿龍門等處

冀州三面邊河兖州亦邊河故先冀即兖

包揚錄

禹貢

因說三江之說多不同銖問東坡之說如何曰東坡不

曾親見東南水勢只是意想硬說且江漢之水到漢

陽軍已合為一不應至揚州復言三江薛士龍說震

澤下有三江入海疑它曾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因

問味别地脉之說如何曰禹治水不知是要水有所

歸不為民害還是只要辨味點茶如陸羽之流尋脉

踏地如後世風水之流耶且太行山自西北發脉來

為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

是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導岍及岐至於荆

山山脉逾河而過為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

則是荆山地脉却來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脉尚說

不通況禹貢本非理會地脉耶

董銖錄

禹貢

江陵之水岳州之上是雲夢又曰江陵之下連岳州是

雲夢

甘節錄

禹貢

問岷山之分支何以見曰只是以水驗之大凡兩山夾

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于岷山

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隴這邊一支為

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兩浙而餘氣為福建二廣

黄義剛録

禹貢

録中那邊一支去為隴池録云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

因說禹貢曰此最難說葢他本文自有謬誤處且如漢水自是從今漢陽軍入江下至江州然後江西一帶江水流出合大江西江下水相淤故江西水出不得溢為彭蠡上取漢水入江處有多少路今言漢水過

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東滙澤為彭蠡全然不合又如何去強解釋得葢禹當時只治得雍兾數州為詳南方諸水皆不親見恐只是得之傳聞故多遺闕又差誤如此今又不成說他聖人之經不是所以難說然自古解釋者紛紛終是與他地上水不合又言孟子說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諸江據合水路及禹貢所載惟漢入江汝泗自入淮而淮自入海分明是誤葢一時牽於文勢而不暇攷其實

耳今人從而强為之解釋終是可笑

吴雉錄

禹貢

禹貢西方南方殊不見禹施工處緣是山高少水患當時只分遣官屬而不了事底記述得文字不整齊耳某作九江彭蠡辨禹貢大槩可見于此禹貢只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之有洞庭無九江則洞庭之為九江無疑矣洞庭彭蠡冬月亦涸只有數條江水在其中

黃義剛錄

禹貢

東滙澤為彭蠡多此一句

甘節錄

禹貢

問銖理會得彭蠡否銖曰向來只據傳注終未透達曰細看來經文疑有差悞恐禹當初必是不曾親到江東西或遣官屬往視又是時三苗頑弗即工據彭蠡洞庭之地往往看得亦不子細因出三江說并山海經二條云此載得甚實又云浙江源疑出今婺源折

嶺下

董銖錄

禹貢

問先生說鄭漁仲以東為北江入于海為羨文是否曰然今考之不見北江所在問鄭說見之何書曰家中舊有之是川本今不知所在矣又云洪水之患意者只是如今河決之類故禹之用功處多在河所以於兖州下記作十有三載乃同此言專為治河也兖州是河患甚處正今之澶衛州也若其他江水兩岸多

是山石想亦無氾濫之患禹自不須大段去理會又云禹治水時想亦不曾遍歷天下如荆州乃三苗之國不成禹一一皆到往往是使官屬去彼相視其山川具其圖說以歸然後作此一書爾故今禹貢所載南方山川多與今地面上所有不同

輔廣錄

禹貢

地理最難理會全合禹貢不着了且如岷山導江東别為沱今已不知沱所在或云蜀中李氷所鑿一所灌

蔭蜀中數百里之田恐是沱則地勢又太上了澧水下有一支江或云是又在澧下太下了又如東滙澤為彭蠡江亦不至此澤敷淺原今又在德安或恐在湖口左右晁以道謂九江在湖口謂有九江來此合今以大江數之則無許多小數之則又甚多亦不知如何

包揚錄

禹貢

禹貢地理不須大段用心以今山川都不同了理會禹

貢不如理會如今地理如禹貢濟水今皆變盡了又江水無沱又不至澧九江亦無尋處後人只白捉江州又上數千里不說一句及到江州數千里間連說數處此皆不可曉者禹貢但不可不知之今地理亦不必過用心令人說中原山川者亦是兒說不可見無攷處舊鄭樵好說後識中原者見之云全不是

吳振錄

禹貢

問東坡疑亂征曰羲道潔攷得是太康失河北至相方

失河南然亦疑羲和是箇歴官曠職廢之誅之可也何至誓師如此大抵古書之不可考皆此類也

余大雅録

胤征

朱子五經語類卷四十六

朱子五經語類卷四十七

錢塘程川撰

書七

商書

問仲虺之誥似未見其釋湯慙德處曰正是解他云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他緣何道這幾句葢謂湯若不除桀則桀必殺湯如說推亡固存處自是說伐桀

至德日新以下乃是勉湯又如天乃錫王勇智他特地說勇智兩字便可見尚書多不可曉固難理會然這般處古人如何說得恁地好如今人做時文相似

林夔孫錄

仲𠁊之誥

問禮義本諸人心惟中人以下為氣稟物欲所拘蔽所以反着求禮義自治若成湯尚何須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曰湯武反之也便也是有些子不那底了但他能恁地所以為湯若不恁地便是惟聖罔念作狂聖

人雖則説是生知安行便只是常常恁地不已所以不可及若有一息不恁地便也是凡人了問舜由仁義行便是不操而自存否曰這都難説舜只是不得似衆人恁地着心自是操

葉賀孫錄

仲虺之誥

蔡毊問書所謂降衷曰古之聖賢才説出便是這般話成湯當放桀之初便説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説惟天地萬物

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傅說告高宗便說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

葉賀孫錄

湯誥

孔安國以衷為善便無意思衷只是中便與民受天地之中一般

湯泳錄

湯誥

問天道福善禍淫此理定否曰如何不定自是道理當如此賞善罰惡亦是理當如此不如此便是失其常理又問或有不如此者何也曰福善禍淫其常理也若不如此便是天也把捉不定了又曰天莫之為而為它亦何嘗有意只是理自如此且如冬寒夏熱此是常理當如此若冬熱夏寒便是失其常理又問失其常者皆人事有以致之耶抑偶然耶曰也是人事有以致之也有是偶然如此時又曰大底物事也不

會變如日月之類只是小小底物事會變如冬寒夏熱之類如冬間大熱六月降雪是也近年徑山嘗六七月大雪

沈僩録

湯誥

問伊訓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是時湯方在殯宫太甲于朝夕奠常在如何伊尹因祠而見之曰此與顧命康王之誥所在冕服事同意者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但今不存無以考據蓋天子諸

侯既有天下國家事體恐難與常人一般行喪禮 輔廣錄

伊訓

伊尹祠于先王若有服不可入廟必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甘節錄

伊訓

古書錯繆甚多如史記載伊訓有方明二字諸家遂解如反祀方明之類某攷之只是方字之誤方當作乃即尚書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也

吳雜錄

伊訓

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大槩是湯急己緩人所以引為日新之實

湯泳錄

伊訓

具訓於蒙士吳斗南謂古者墨刑人以蒙蒙其首恐不然

輔廣錄

伊訓

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言湯與彼皆有

土諸侯而鄰國之人乃以湯為我后而徯其來此可見湯得民心處

李閎祖錄

太甲中

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

甘節錄

太甲中

爰革夏正只是正朔之正賀孫因問伊尹說話自分明間有數語難曉如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類曰伯恭四字為字都從去聲覺得順賀孫因說如逢君之惡

也是為上而非是為德為宮室妻妾之奉也是為下而非是為民曰然伊尹告太甲却是與尋常人說話便恁地分曉恁地切身至今看時通上下皆使得至傅說告高宗語意却深緣高宗賢明可以說這般話故傅說輔之說得較精微伊尹告太甲前一篇許多說話都從天理窟中抉出許多話分明說與他今看來句句是天理又云非獨此看得道理透見得聖賢許多說話却是天理又云伊尹說得極懇切許多說

話重重疊疊說了又說

葉賀孫錄

咸有一德

問左右惟其人何所指曰只是指親近之臣任官是指任事底人也任官惟賢此多是為下為民底意思左右惟其人多是為上為德底意思其難其慎言人君任官須是賢臣左右須是得人當難之慎之也惟和惟一言人臣為上為下須是為德為民必和必一為此事也

葉賀孫錄
咸有一德

至之問四爲字當作何音曰四字皆作去聲言臣之所以爲上者葢爲君德也臣之所以爲下者葢爲民也爲上猶言爲君

董銖錄
咸有一德

論其難其慎曰君臣上下相與甚難

甘節錄
咸有一德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上兩句是教

人以其所從師下兩句是教人以其所擇善而為之師通夫問協于克一莫是能主一則自默契于善否曰協字難說只是箇比對裁斷之義葢如何知得這善不善須是自心主宰得定始得葢有主宰則是是非非善善惡惡瞭然於心目間合乎此者便是不合者便不是横渠云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這見得它說得極好處葢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所以他伊尹從前面說來便有此意曰常厥德曰庸德

曰一德常庸一只是一箇蜚卿謂一恐只是專一之一曰如此則絶説不來道夫曰上文自謂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曰纔尺度不定今日長些子明日短些子便二三道夫曰到底説得來只是箇定則明明則事理見不定則擾擾則事理昏雜而不可識矣曰只是如此又曰看得道理多後於這般所在都寛平開出都無礙塞如蜚卿恁地理會數日却只恁地這便是看得不多多少被他這箇十六字礙

又曰今若理會不得且只看自家每日一與不一時
便見要之今却正要人恁地理會不得又思量但只
當如横渠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且放下着許多
說話只將這四句來平看便自見又曰這四句極好
看南軒云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數句外惟此四句
好但舜大聖人言語渾淪伊尹之言較露鋒鋩得些
說得也好頃之又曰舜之語如春生伊尹之言如秋
殺

楊道夫錄

咸有一德

問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或言主善人而為師若仲尼無常師之意如何曰非也横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最好此四句三段一段緊似一段德且是大體說有吉德有凶德然必主於善始為吉爾善亦且是大體說或在此為善在彼為不善或在彼為善在此為不善或在前日則為善而今日則為不善或在前日則不善而今日則為善

惟須協于克一是乃為善謂以此心揆度彼善爾故横渠言原則若善定於一耳葢善因一而後定也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大抵此篇只是幾箇一字上有精神須與細看此心纔一便終始不變而有常也協字雖訓合字却是如以此合彼之合非已相合之合與禮記協於分藝書協時月正日之協同義葢若揆度參驗之意耳張敬夫謂虞書精一四句與此為尚書語之最精密者而虞書為尤精

余大雅錄

咸有一德

問横渠言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如何曰言一故善一者善之原也善無常主如言前日之不受是今日之受非也協于克一如言皆是也葢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者故無常主必是合于一乃為至善一者純一於理而無二三之謂一則無私欲而純乎義理矣

董銖錄

咸有一德

協于克一協猶齊也

黄升卿録辛亥所聞先生六十二歲饒録二十一卷中

咸有一德

高宗夢傅説據此則是眞有箇天帝與高宗對答曰吾賚汝以良弼今人但以主宰説帝謂無形象恐也不得若如世間所謂玉皇大帝恐亦不可畢竟此理如何學者皆莫能答

沈僴録

説命上

夢之事只說到感應處高宗夢帝賚良弼之事必是夢中有帝賚之說之類只是夢中事說是帝真賚不得說無此事只是天理亦不得

包揚錄

說命上

問高宗夢說如伊川言是有箇傅說便能感得高宗之夢琮謂高宗舊學于甘盤旣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其在民間久矣當時天下有箇傅說豈不知名當恭默思道之時徃徃形于夢寐於是審象而

求之不然賢否初不相聞但據一時夢寐便取來做宰相或者於理未安曰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是說高宗是說甘盤衆未應曰據來曁厥終罔顯只是尋甘盤不見然高宗舊勞于外爰曁小人亦嘗是在民間來

吴琮録字仲方臨川人甲寅見記

先生六十五歲饒録四卷五卷中

說命上

惟天聰明至惟干戈省厥躬八句各一義不可牽連天

自是聰明君自是用時憲臣自是用欽順民自是用從乂口則能起羞甲冑所以禦戎也然亦能興戎如秦築長城以禦胡而致勝廣之亂衣裳者賞也在笥猶云在箱篋中甚言其取之易如云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惟其予之之易故必審其人果賢耶果有功耶則賞不妄矣干戈刑人之具然須省察自家真箇是否恐或因怒而妄刑人或慮施之不審而無辜者被禍則刑之施當矣蓋衣裳之予雖在我而

必審其人之賢否干戈施之於人而必審自己之是非也

沈僩録說命中

惟口起羞以下四句皆是審

甘節録說命中

口非欲起羞而出言不當則反足以起羞甲冑本所以禦戎而出謀不當則反足以起戎衣裳在笥易以與人不可不謹干戈討有罪則因以省身

不知何氏錄

說命中

惟甲胄起戎蓋不可有關防他底意

甘節錄

說命中

惟甲胄起戎如歸與石郎謀反是也

甘節錄

說命中

惟厥攸居所居所在也

甘節錄

說命中

南軒云非知之艱行之艱此特傅說告高宗甘盤高宗

舊學甘盤於義理知之亦多故使得這說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為先也此等議論儘好

楊道夫錄

說命中

台小子舊學於甘盤既乃遯于荒野云云東坡解作甘盤遯于荒野據某看恐只是高宗自言觀上文曰台小子可見但不知當初高宗因甚遯于荒野不知甘盤是甚樣人是學箇甚麼今亦不敢斷但據文義疑是如此兼無逸云高宗舊勞于外亦與此相應想見

高宗三年不言恭默思道未知所發又見世間未有箇人强得甘盤所以思得一大賢如傅說高宗若非傅說想不能致當日之治傅說若非高宗亦不能有所為故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言必相須也

沈僴錄　說命下

經籍古人言學字方自說命始有

不知何氏錄　說命下

惟學遜志務時敏至厥德修罔覺遜志者遜順其志捺下這志入那事中仔細低心下意與它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為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修亦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以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為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于兹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惟斅學半蓋已學既成居于人上則須教人自學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蓋初學得

者是半既學而推以教人與之講說已亦因此溫得此段文義是斆之功一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所學者學也終之所以教人者亦學也自學教人無非是學自始至終日日如此忽不自知其德之修矣或舉葛氏解云傳說與王說我教你者只是一半事那一半要係自去行取故謂之終始曰某舊為同安簿時學中一士子作書義如此說某見它說得新巧大喜之後見喻子才跋某人說命解後亦引此說又曰

傅說此段說為學工夫極精密伊尹告太甲者極痛切

沈僩錄 說命下

問為學遜志以意逆志之分曰遜志是小着這心去順那事理自然見得出逆志是將自家底意去推迎等候他志不似今人硬將此意去捉那志

沈僩錄 說命下

遜志則無所墜落志不低則必有溺落在下面

甘節錄

說命下

因說斅學半曰近見踰子才跋說命云敎只斅得一半學只學得一半那一半斅人自理會伯恭亦如此說某舊在同安時見士人作書義如此說先說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此是人君且學且斅一面理會敎人一面窮義理後面說監于成憲其永無愆數語是平正實語不應中間翻空一句如此深險如說斅只得一半不成那一半掉放冷處敎他自得此語全似禪

語只當依古注

林賜錄

說命下

錄中某舊在同安時云云林夔孫錄云某看見古人說話不如是險錄中數語是平正實語云云林夔孫錄云言語皆平正皆是實語不應得中間𪓰一个筋斗去錄中此語全似禪語云云林夔孫錄云此却似禪語五通仙人問佛六通如何是那一通那一通便是妙處且如學記引此亦只是依古注說

西伯戡黎便是這箇事難判斷觀戡黎大故逼近紂都豈有諸侯而敢稱兵於天子之都乎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類韓退

之拘幽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伊川以為此說出文王意中事嘗疑這箇說得來太過據當日事勢觀之恐不如此若文王終守臣節何故伐崇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箇文王說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是說文王不伐紂耳嘗見雜說云紂殺九侯鄂侯爭之强辨之疾併醢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譖之曰西伯欲叛紂怒囚之羑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

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者乎於是諸侯聞之以西伯能敬上而恤下也遂相率而歸之看來只這段說得平

沈僩錄

西伯戡黎

朱子五經語類卷四十七